

大汉帝国

肆

五马横枪

五

原创文学门户
起点中文网
www.cmfu.com

搜狐读书
book.sohu.com

猛子
著

在西疆广袤的大地上，李弘纵马驰骋，决心要挽救天下苍生，要止燃烧了数十年的战火平息下来，他能成功吗？他能逃脱命运的诅咒吗？黑豹铁骑再一次卷起了战刀，但这不是在尸横遍野的战场上，而是在一个危机重重的险恶之地，纵横捭阖的李弘能不能再建辉煌的胜利？朝堂上的激烈斗争延续到了遥远的边疆，西凉人再度举起了战旗，为了生存，战斗……

大汉帝国

肆

五马横枪

当代世界出版社

大汉帝国

ISBN 978-7-104-02209-1



9 787104 022091 >

定价：50.00元（全二册）

当代世界出版社



大汉帝国风云

猛子 ● 著

中国戏剧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大汉帝国风云 / 猛子著. — 北京: 中国戏剧出版社, 2007.4

ISBN 978-7-104-02209-1

I. 大… II. 猛… III. 侠义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7) 第 043917 号

大汉帝国风云 (四) ——立马横枪

责任编辑: 赵 莹

责任出版: 冯志强

出版发行: 中国戏剧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市海淀区紫竹院路 116 号嘉豪国际中心 A 座 10 层

邮政编码: 100097

电 话: 010-58930221 58930237 58930238

58930239 58930240 58930241 (发行部)

传 真: 010-58930242 (发行部)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三河市国英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690mm × 970mm 1/16

印 张: 34

字 数: 520 千

版 次: 2007 年 5 月北京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104-02209-1

定 价: 50.00 元 (全二册)

版权所有 违者必究



人物表

大汉国主要人物：

刘宏：大汉天子。

张温：太尉，大汉三公之一。

崔烈：司徒，大汉三公之一。

许相：司空，大汉三公之一。

何进：大将军。

刘焉：太常，大汉九卿之一。

王瀚：大司农，大汉九卿之一。

刘廷：卫尉，大汉九卿之一。

樊陵：少府，大汉九卿之一。

刘虞：尚书令，后拜光禄勋，大汉九卿之一。

甄举：执金吾，大汉诸卿之一。

盖勋：京兆尹，大汉诸卿之一。

袁隗：前司徒。

皇甫嵩：前左车骑将军。

袁滂：前执金吾，现西征军副统帅。



卢植：尚书。

袁术：北军长水校尉。

刘表：北军中侯。

刘和：议郎。

周旺：中藏府令。

赵岐：大将军府长史。

何颙：大将军府司马。

王允、荀攸：大将军府从事中郎。

蒯越：大将军府东曹掾。

袁绍、孔融、郑泰：大将军府侍御史。

桑羊：太尉府长史。

陶谦：太尉府司马。

孙坚、皇甫郦：太尉府参军事。

崔巍：太尉府主簿。

赵忠：大长秋、中常侍。

张让、夏惲、郭胜、孙璋、毕岚、栗嵩、段珪、高望、张恭、韩悝、宋典：中常侍。

蹇硕：小黄门。

周慎：荡寇将军，北军西征统帅。

皇甫鸿：北军校尉，皇甫嵩之子。

董卓：破虏将军，西凉边军统帅。

李儒：西凉边军司马。

牛辅、胡轸、李肃、郭汜等：西凉边军各级将领。

徐荣：西凉府都尉。



麴义：西凉西部都尉。

华雄：金城郡兵曹掾。

简子、杨淳：西部都尉麴义手下将领。

李弘：讨虏中郎将，幽州军统帅。

鲜于辅：幽州府昭武都尉。

左彦：幽州军行军司马。

李玮：佐军司马。

阎柔、鲜于银、田重、玉石、郑信、颜良：幽州军军司马。

张郃、文丑、高览、恒祭、孤鼎、弃沉、燕无畏、赵云、胡子等：幽州军各级将领。

耿鄙：凉州刺史。

程球：凉州府长史。

傅燮：凉州汉阳郡太守。

傅干：傅燮之子。

皇甫铨、赵义、武城、黄非、老鼎：凉州军各级将领。

马腾：凉州陇西郡都尉。

李贲、马豫：马腾手下将领。

西凉义军主要人物：

边章：大帅。

王国：西凉义军继任大帅。

韩遂、北宫伯玉、李文侯：西凉义军大首领。

侯选、程银、李堪、张横、梁兴、马玩：西凉义军各级首领。

黄衍：前酒泉太守，义军长史。

羌军主要人物：

六月惊雷：白马羌大首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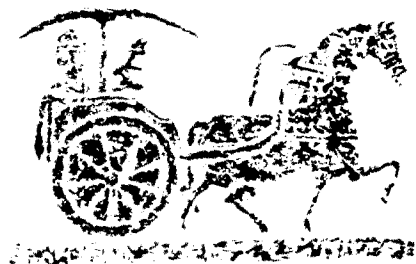
狂风沙：先零羌大首领。

西北雨、雪山狐：西羌诸种首领。

聂啸、骆驼、斩马、百里杨、九羊皮：湟中羌诸种首领。



目 录



第一章 招安大计	1
第二章 必死之局	12
第三章 强弩之末	21
第四章 后院起火	32
第五章 战功与人情	46
第六章 西凉毒瘤	59
第七章 打蛇随棍上	71
第八章 一举多得	81
第九章 皇帝的心意	91
第十章 抓大放小	102
第十一章 大义与权谋	114
第十二章 当街遇刺	125
第十三章 借刀杀人	138
第十四章 西凉的未来	151
第十五章 生财有道	165

第十六章 急转直下	179
第十七章 宫廷旧事	190
第十八章 夺帅之争	201
第十九章 边章之死	214
第二十章 背水一战	226
第二十一章 一触即发	239
第二十二章 誓死血战	251



第一章

招安大计



低沉的牛角号声，雄浑的战鼓声猛然间响彻了战场，响彻了灵河，响彻了灵台山。战场上的铁锥大阵很快杀到步兵方阵的前面。就在这时，随着一声轰然巨响，铁锥大阵突然一分为二。

大阵左翼的楼麓、鹿欢洋带领士卒们迎着亡命逃窜的敌人劈头盖脸地就杀了上去。他们迅速向战场北面移动，意图堵住敌人的溃逃大军，将敌人赶向灵河。

大阵右翼的射瓔彤，拳头带着一群杀气冲天的战士，不停地叫着吼着，尾随着疯狂溃逃的敌兵，一路杀了过去。

李弘率领黑豹义从的战士们，掉头杀向了战场西面，朝着向西逃亡的敌人追去。

李文侯带着亲卫屯根本无心恋战，他们在风云铁骑军和步兵合围之前，抢先一步逃出了战场，羌胡骑兵一个个跑得比兔子还快，转眼间无影无踪，消失在崇山峻岭之间。

失去指挥的敌兵顿时大乱，他们在战场上狼奔豕突，混乱不堪，被铁骑士卒追杀得抱头鼠窜。

步兵方阵在鲜于辅的指挥下，迅速突入战场中心。他们不但牢牢守住了战场的东面，也成功切断了敌人南逃的线路。

等到朝阳完全升起的时候，敌人终于抵挡不住，开始大批大批地投降了。

战场逐渐沉寂下来。

中午。

李弘在距离战场五里的灵河岸边扎下了大营。

李弘伤虽然不重，但经过大半夜的厮杀，非常疲劳，躺在河堤上昏沉沉地睡着了。

时间不长，他迷迷糊糊听到有人讲话，赶忙睁开了眼睛。他看到太尉府长史桑羊和自己的行军司马左彦站在不远处，正在有说有笑。

桑羊看他醒了，兴高采烈地向他表示祝贺。

李弘摆摆手，请他们两人坐下，笑着问道：“你们刚刚到吗？”

“早上我们就从灵台山动身了。路上我们抓了一些俘虏，耽搁了不少时间，所以迟了一点。”左彦回道，“大人，刚才别部司马射瓌派人来报，他们向南追出了五十多里，但没有抓到北宫伯玉和李文侯。现在他们正押着俘虏往回赶。”

李弘点点头，问桑羊道：“桑大人，按照敌人逃跑的方向来看，他们会不会经过杜阳？”

桑羊摇摇头，说道：“他们绕过杜阳，翻越岐山，虽然多走一点路，但也可以回凉州。只不过如今他们仓惶而逃，没有粮食，如果饿急了，也有可能杀回杜阳。”

左彦笑道：“前几天，他们从杜阳城撤出来的时候，已经把杜阳洗劫一空。现在杀回去，能找到吃的吗？”

桑羊微微一笑，说道：“这地方位于右扶风郡和凉州安定郡的交界处，方圆几百里就杜阳那么一个小县城，要找吃的，还得去那里想办法。”

这时，赵云匆匆跑来，大声喊道：“大人，好消息，好消息，抓到北宫伯玉了。”

李弘大喜，站起来问道：“怎么抓住的？”

赵云笑道：“都尉大人派人送来消息说，是几个羌胡士卒在打扫战场的时候，偶然发现的。北宫伯玉受了重伤，一直躺在战场上昏迷不醒。”

桑羊高兴地连连拍手，大声叫好。

“我们损失怎么样？鲜于大人有没有统计出来？”李弘急忙问道。

“有，大人。”赵云面色一黯，低声说道，“骑兵折损一千四百多人，步兵折损一万两千三百多人，轻重伤五千四百多人，现在能继续作战的只有三万人左右。”

李弘如遭重击，面色大变。他呆呆地望着河水，一时难过得竟然说不出话来。

他心里非常难受。他说要把他们带回去，带回冀州，但第一战就有一万多人长眠他乡，他感觉难以接受。虽然他知道打仗就有牺牲，但他就是不能接受，越来越不能接受。过去带兵少，一战打下来，最多不过阵亡几千人，但现在带五万兵，一战就死了一万多人，他感觉就像割了自己的肉一样，疼痛难忍。

李弘失魂落魄地坐在草地上，茫然地望着蔚蓝色的天空，久久无语。

桑羊和左彦看到李弘黯然伤神的样子，非常吃惊地对望了一眼，均觉得李弘感情太稚嫩了。但想到他年纪小，从军时间也不长，一时间接受不了军队这种大量伤亡的事情也很正常。谁都有个成长的过程，老兵也是从新兵一步一步走过来的。李弘即使做了主将，但他对战场上越来越重的血腥也需要一个适应的过程。没有人天生就是冷酷无情的，再老的人，他也会因为感动，因为痛苦而流泪。

过了一会儿，李弘才从巨大的悲恸中渐渐恢复过来。

他望着蹲在自己身边的赵云，小声问道：“敌人呢？敌人大约逃走了多少？”

“叛军被杀两万七千多人，伤四千七百多人，俘虏一万五千四百多人，其余的我们估计都逃掉了，有大约五千人。”赵云失望地说道，“其中就有李文侯。许多被俘虏的敌兵都说看见李文侯带人向南逃了。”

李弘摇摇头，十分不满地说道：“我们是夜间突袭，竟然还阵亡了一万三千多名战士……”

“我们的损失主要是步兵。”桑羊坐到他旁边，小声安慰道，“李中郎能够用密集步兵方阵和敌人的骑兵打个不分上下，已经非常了不起了。这十几年以来，在西凉战场上，能够一次歼敌达到四万多人的战斗，也就是李中郎指挥的这次灵河大战了。”

左彦轻轻叹了一口气，没有说什么。他在黄巾军中，亲眼目睹了十几万人，几十万人的死亡，他对战场上的血腥和残忍已经麻木了。在战场上，人命如蝼蚁，一点点的怜悯和悲恸能够改变什么？

“这些羌人虽然没有受过什么正规训练，但他们天生的暴虐好斗，个人的作战能力相当强。我们能够取得这样的战果，完全是因为偷袭，打了他们一个措手不及。如果在白天，我们和他们面对面决战，五万对五万，根本没有胜算。”桑羊继续说道，“我们的损失虽然大了一点，但毕竟消灭了西凉叛军四万多人，抓住了北宫伯玉，完成了太尉大人的计策。整个西凉战局因为北宫伯玉的覆灭，将要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叛军败亡的日子已经指日可待了。”

李弘勉强笑道：“长史大人有这个信心？”

桑羊心情很兴奋，他笑道：“有李中郎和风云铁骑这么骁勇善战的军队，西凉叛军岂是对手？”

李弘指着远处的战场说道：“如果西凉叛军都这么难打，我即使有再多的军队，也经不起这样的损失。再这样打下去，我们冀州幽州的军队立即就会打完。军队打完了，还谈什么平定西凉？大人高看我们了。”

随即李弘转头对赵云说道：“子龙，通知恒大人，立即集结骑兵。派人告诉鲜于辅大人，让他立即命令颜大人集结军队。同时命令恒大人、颜大人、高大人和方大人立即到中军大营来。”

恒祭第一个赶到李弘的大帐内。

李弘指着地图上的杜阳城对恒祭说道：“你立即赶到杜阳。”

“我不确定李文侯是不是带着败军再进杜阳城，但我们知道叛军没有吃的，一点存粮都没有，他们除了杀战马，很难维持下去。所以你们每人带两匹战马，立即动身，一直追下去，以最快的速度连续行军两百多里，赶到杜阳。”

“敌人被你们追急了，又饿又累，在万般无奈之下，有可能再入杜阳城，暂时躲避你们的追杀。如果他们进城，你们就围住城池，等待主力赶到。”

恒祭仔细看了一下地图，问道：“大人，你确定他们是逃往杜阳方向？”

李弘指指桑羊，笑道：“太尉府的长史大人对地形很熟悉。桑大人非常肯定，如果

叛军往南逃窜，只能从杜阳经过，翻越岐山到达渭水河附近，然后再往西逃到凉州。杜阳是叛军的必经之地。”

“大人，如果敌人不进城，直接逃往岐山呢？”恒祭接着问道。

“你们就放弃吧。”李弘说道，“放弃。大军明天就回扶风郡，你们在杜阳等我们一起回去。”

桑羊吃惊地问道：“李中郎，为什么撤回去？你们消灭了北宫伯玉，安定郡就没有敌人了，你们可以非常顺利地收回安定郡的几个县城，将士们也可以再立战功。这等好事，大人为什么不干？难道你要把收复安定郡的战功都让给别人吗？”

李弘苦涩地一笑，说道：“灵河一战，我们损失巨大，现在五万人除了阵亡的，受伤的，能够打仗的只有三万人，大家疲惫不堪，急需休整。另外我们带的粮食也不够，我们只带了十五天的粮草。我不撤回去，谁给我们吃喝？”

李弘看了桑羊一眼，说道：“桑大人，安定郡地广人稀，只是一个几万人口的小郡，一支三千的军队进驻安定就能解决所有的问题。我们几万人进去，粮草的问题太难解决，实在没有必要惹这个麻烦。大人的好意，我们心领了。”

桑羊摇摇头，难以置信地笑笑，说道：“李中郎真是大方。”

李弘无所谓地笑笑，说道：“不知道大人可愿意和恒大人同行？他们对地形和杜阳都不熟，不知道大人能不能……”

“可以，可以。”桑羊说道，“我亲自陪恒大人去。如果能够在杜阳抓住李文侯，那功劳比收复安定郡大多了。”

大帐里的人都笑了起来。

李弘和左彦等人将桑羊送出大帐。

左彦望着桑羊的背影，笑着问道：“大人，你这个时候把桑大人支走……”

“北宫伯玉带着五万人的军队在安定、北地两郡活动，手上肯定有不少钱财，否则他怎么维持军队的开支？我想把这笔钱财留下来，犒劳犒劳将士们。如果将来太尉大人问起来，我就一推了之。反正桑大人不在这里，他们没有证据，能拿我怎么样？”

左彦笑道：“桑大人留在这里，他就一定会知道？”

李弘看了他一眼，笑道：“我们和他不熟悉，还是避嫌好，免得惹麻烦。”

颜良、高览和方鸢打马狂奔而来。

李弘远远迎上去，看到高览身上包扎了好几处，心痛地问道：“伤得重不重？”

高览龇牙咧嘴地点点头，说道：“休息了好几个月，头一战就挂彩了，太背运。大人的伤怎么样？”

李弘拍拍腿，无奈地说道：“痛得很。”

颜良笑道：“下次我们要向刺奸卫大人提议，军纪里要加一条，领军主将必须远离战场指挥，否则扣俸禄一年。”

李弘挥挥手，笑道：“这对你有什么好处？你现在不就是领军主将吗？”

方鸢笑道：“颜大人大概杀得神清气爽，忘记了。”

颜良说道：“我这个主将怎么能和大人比，大人是一军之统帅……”

“好了，好了……”李弘说道，“不要胡扯了。你们立即启程，赶到杜阳。”他随即把自己的想法说了一遍，然后说道：“如果李文侯占据杜阳被恒祭围住，他肯定要突围。所以你们的速度要快一点，尽可能早一点赶到杜阳支援。”

三人匆匆告辞。

李文侯带着军队一口气跑了七八十里，才停了下来。

士卒们和汉军在战场上厮杀了半夜，接着又被铁骑追杀了半天，一个个又累又饿，几乎要趴在马上了。

李文侯命令士卒们杀马充饥。没有粮食，只有杀战马吃了，先填饱肚子再说。一路逃来的零散士卒先后聚集在他的战旗之下，时间不长，竟然也有了四五千入。

看到聂啸，李文侯气不打一处来，恨不得一刀刹了他。但现在聂啸手上还有两千多人，他也不敢随便把他杀了，只好骂了一通了事。两人垂头丧气坐在一起商量，怎么逃回凉州去。

现在只有一条路，就是从杜阳翻越岐山到渭水，再渡过渭水逃到汉阳郡。翻越岐山，路途难走，时间长，又没有粮食，士卒们极有可能一哄而散。就在两个人愁眉不展，彷徨无计的时候，恒祭带着风云铁骑追了上来。

李文侯和聂啸急忙带着军队继续逃窜。

第二天上午，叛军逃到杜阳。士卒们连续奔逃两百多里，人疲马乏，能够继续骑在马上就已经很不错了。许多伤员支持不住，干脆在半路上放弃了逃亡，坐在地上，生死由命了。这个时候叛军就是不进杜阳城都不行了。再逃下去，立即就是全军覆没的命运。

恒祭随即指挥军队围住了杜阳城。

第三天上午，颜良带着步兵赶到杜阳。

李文侯和士卒们在杜阳休息一天之后，本来还准备突围，但看到汉军的步兵赶到，他们不由得想起了灵河战场上那牢不可破的方阵，心里顿时绝望到了极点。

第五天，李弘带着大军队赶到杜阳。

桑羊和左彦带着李弘的报捷文书立即赶往雍县。

平叛大军的各支军队纷纷尾随叛军进入凉州汉阳郡之后，太尉张温就把大营迁到了雍县，他在那里指挥整个西凉战场。

张温看完文书，听完桑羊的叙说之后，整个人神采飞扬。

“这是从西凉叛乱以来，我们的第一场胜利，第一场真正的胜利。”张温兴奋地大叫着，高声说道，“快，快，立即向陛下报捷，八百里快骑报捷。”

“北宫伯玉和李文侯的五万大军解决了，西凉平叛的事算是完成了一半。”张温站起来，高声笑道，“如果周将军能够迅速解决韩遂，西凉叛军就被一扫而光，平叛之事就算尘埃落定了。”

“长史大人，你立即再起一书，详细叙述灵河大战的经过，说说李中郎的功劳，告诉陛下，李中郎乃是我大汉的福将啊。”张温指着桑羊，大笑着说道。

看到太尉大人这样兴奋，桑羊和一帮太尉府的幕僚们非常高兴，连连答应。

“恭祖，立即传令，把灵河大捷的消息快马送到前线，让前线将士们也高兴高兴，鼓舞鼓舞他们的士气。”

陶谦赶忙答应。

张温随即看到了左彦。

“这位就是李中郎书中提到的左司马？”

左彦赶忙大礼参拜。

张温心情特别好，亲自上前扶了起来，问候了两句。

左彦慢慢说道：“大人派我来，是有要事需要征询太尉大人的意见。”

张温说道：“你说说，什么事？”

“就是如何处理北宫伯玉和羌人俘虏。”左彦说道，“这件事关系重大，如果处理不好会影响太尉大人的西凉平叛计策，所以大人特意派我来征询太尉大人的意见。灵河大战后，军队只剩下三万多人。现在我们又要看守俘虏，又要准备攻城，兵力显得十分紧张，根本无法集中力量攻城，所以大人希望太尉大人尽早给一个答复。”

张温一愣，显然有点措手不及，他随即笑道：“李中郎考虑得周全，这个事的确很重要。”

他让左彦坐回席上，自己沉吟着，缓缓走向案几之后，半天没有说话。他不是没有考虑这个问题，但一来抓到北宫伯玉的可能性微乎其微，二来如何处理北宫伯玉，直接关系到西凉的平叛和将来的稳定问题，所以他觉得很棘手，也就没有深想。现在李弘抓住了北宫伯玉，这个问题立即就成了头等重要问题。

北宫伯玉在西疆的归属羌胡中威信非常高，杀了他，很可能激起更多的归属羌胡造反。西凉各地的反叛会不会因为北宫伯玉的死而愈演愈烈呢？但他又没有权利不杀他。如果要赦免北宫伯玉，就必须得上奏皇上。但如果上奏，就要说明不杀北宫伯玉的原因，而且还要是非常有说服力的原因，否则，自己的下场可能就和皇甫嵩相差无几了。

“左司马，李中郎可有什么建议？”张温和颜悦色地问道。

“李中郎认为，北宫伯玉不能杀，所有的俘虏都是归属羌人，更不能杀。”左彦缓慢而有力地說道。

张温稍稍皱眉，和自己的幕僚们交换了一下眼神，大家神情谨慎，谁都没有说话，静听下文。

左彦看着张温，继续说道：“太尉大人，李中郎认为，我们虽然剿灭了北宫伯玉的五万人马，但对目前的西凉局势来说，并没有造成什么实质性的帮助，若想彻底平定西凉叛军，难度还是很大。”

张温神色顿时凝重起来。桑羊和陶谦对视一眼，彼此都觉得李弘这个人有见识，头脑清醒，对西凉的形势认识得非常清楚。

“李中郎认为，在叛军势弱的情况下，他们肯定要避开我们的主力，不是继续西进入羌，就是北上大漠。我们要想彻底歼灭叛军，只有远涉千里，持续追杀。如果叛军西进入羌，他们有胡族支持，我们打起来更加困难；如果叛军北上大漠，我们就要追击数千里，歼敌更成了遥遥无期之事。”

“另外，一旦十几万大军开始远征作战，最严重的问题就是粮草的供给。西凉的地形复杂，南面是山区，北面是荒漠，中间是黄河，路途十分难走。西凉的疆土辽阔，由南往北长达数千里，东西也有千里之遥。在这种环境下，粮草运输不但困难，而且也极易遭到攻击。军队一旦断粮，面临的的就是灭顶之灾，上千里的路程，想跑都跑不回来。”

“所以，李中郎认为，西凉平叛，采用先剿后抚的办法较为稳妥，可以避免出现叛军西进入羌和北上大漠的事。也就是说，如果我们在一段时间内不能全歼叛军，最好的办法就是利用北宫伯玉在西凉叛军中的影响力，招抚叛军，以图尽早结束西凉战事。”

张温微微一笑，心道，这个想法倒和我的想法不谋而合。但是，这个先剿后抚的法子，如何上奏，才能让陛下接受呢？

张温想到粮草问题，想到只剩下一个多月的歼敌时间，心里不由得产生了一丝恐惧。假如到了七月初，西凉的叛军还是没有剿灭，等待自己的将是什么命运呢？

他看看左彦，问道：“李中郎对西凉战局可有什么看法？”左彦稍微沉吟了一下，缓缓说道：“在太尉大人的精心策划和指挥之下，我们歼灭了北宫伯玉，剩下的事情就是要击败羌胡六月惊雷和叛军首领边章的军队。六月惊雷所率的羌胡骑兵随时可以远逃塞外，边章的军队也可以退过黄河，坚守金城。如果我们大军全线入境之后，立即发起猛攻，敌人肯定会大举后撤，以求寻找击败我们的机会。所以李中郎认为，西进凉州的军队应该在距离长安最近的汉阳郡一带和敌人周旋，这样不但避免了粮草长途运输不安全的问题，也可以避免大军远赴边郡攻击敌人时可能出现的危险。”

张温很赞赏地点点头，然后对桑羊和陶谦说道：“李中郎这个想法很有道理。你们在送往前线各军的文书中加上这一条，告诫前线将领不要轻易深入边郡，以免造成粮草不济，反而被叛军所伤。”

桑羊和陶谦连声答应。

张温接着对左彦说道：“左司马回到杜阳后，告诉李中郎，关于北宫伯玉和俘虏的问题，暂且就按他的意思办吧。”

左彦喜道：“太尉大人同意了？”

“我同意了，你们暂时不要杀，一切等陛下圣裁。”张温说道，“你告诉李中郎，我希望他尽快解决杜阳和李文侯的事，然后迅速率部赶赴凉州。要快，一定要快。”

左彦赶忙答应，离席拜辞。桑羊随即将左彦送出府衙。

张温看到桑羊送客回来了，立即对他和陶谦说道：“对于北宫伯玉和西凉叛军俘虏的处理方法，你们和其他几个掾史合计合计，把理由想得充分一点，写一篇详细的奏章，以李中郎的名义送到洛阳去。你们看怎么样？”

桑羊心中暗暗吃惊，小心翼翼地说道：“大人，李中郎官小位卑，这封奏章未必能够送到陛下手上。如果朝中奸佞宦官要陷害李中郎，他们大可利用这封奏章，诬蔑李中郎同情叛军，勾结叛军，那李中郎的麻烦可就大了。”

陶谦眼前闪过一丝讥讽，面色不善地说道：“太尉大人，以李中郎的官职，根本无权过问此事。他这道奏章递上去，说白了就是一封越级上奏的谏书。如果触怒了皇上，陛下龙颜大怒之下，李中郎很可能要获罪罢职。在这个关键时候，如果李中郎出了什么事，对西凉平叛大军的士气是个巨大打击。太尉大人要三思啊。”

张温呵呵一笑，小声说道：“皇上身边的尚书刘虞刘大人对李中郎青睞有加，他不但会把这道奏章递给陛下御阅，还会保证李中郎因此获益。你们信不信我说的？”

桑羊和陶谦面面相觑，一脸的狐疑。

“呵呵，你们哪知道其中的奥妙。京兆尹盖勋盖大人深得皇上恩宠，这件事你们知道吧？”张温问道。两人点点头。

“皇上和盖大人之间经常有密诏往来，你们知道吗？”张温又问道。桑羊和陶谦两人交换了一个难以置信的神色，摇摇头。

张温捋着胡须，笑道：“当今圣上常有奇思妙想，让臣下无法琢磨。他不知道为什么那么器重盖大人？自从盖大人任职京兆尹以来，皇上遇到难题，都要写封手诏，然后派快马送到长安征询盖大人的意见，而且据说是言听计从，非常信任盖大人。盖大人不止一次对我说，皇上对李中郎非常赏识，数次在手诏中称其为大汉朝的救星，英雄。”

“关于如何一劳永逸地解决西凉问题，我和盖大人，凉州刺史耿大人，汉阳太守傅大人商量过多次，在各类奏章中也拐弯抹角地提起过，但皇上一直没有给个明确的态度。皇上也数次手诏盖大人，询问解决西凉的办法。盖大人吸取了皇甫大人直言强谏惹恼皇上的教训，没有直接答复，而是引经据典，旁敲侧击。近期皇上好像明白了不少，对叛军的强硬态度有所改观。”

“如果这份奏章以我的名义递上去，肯定没有效果，皇上立即就会对我横加猜忌，不但一点问题解决不了，我还惹了一身麻烦。”

“李中郎刚刚大胜叛军，歼敌五万，活抓叛军首脑，战功彪炳，皇上对他肯定是褒赏有加，极为恩宠。这个时候如果以我的名义推荐李中郎的这份奏章，再加上盖大人和尚书刘大人对皇上的劝谏，此事十有八九都会成功。即使皇上不同意，但因为李中郎刚立大功，皇上心情好，也未必会惩罚李中郎。”